



135274

元亨釋書卷第九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感進四之一

百濟國義覺

百濟道寧

百濟道嚴

多武峯定慧

藥師寺祚蓮

東大寺實忠

吉野山報恩

湯川寺玄賓

大安寺慧勝

天王寺道公

睿山法勢

貞崇法師

寬忠法師

勝尾寺證如

智泉法師

清水寺延鎮

成尊法師

延曆寺源心

金剛山蒲米

東寺日藏

鞍馬寺峯延

白山藏緣

睿山成意

興福寺安願

睿山長圓

心譽法師

三井覺助

平願法師

睿山真遠

金勝寺光空

石山寺妙尊

三井珍蓮

雲淨法師

信誓法師

恩融法師

比良山靜安

藥師寺慧達

延曆寺延昌

延曆寺尋禪

延曆寺源泉

松島寺見佛

釋義覺，百濟國人也。本朝征彼國時，伴軍士來身長七尺，博究佛乘，居難波百濟寺。一夕誦摩訶般若心經，同寺慧義夜半見覺室光

曜赫如義恠自窓隙窺之覺誦經光從口出
明朝義告衆大驚嘆覺語徒曰我閉目誦
經百許遍開目視室四壁空洞庭外皆見起
而觸之室戶盡關歸座誦經通洞如先是般
若不思議之力也此事齊明帝之時也

釋道寧百濟人白鳳十二年秋八月天下大

旱敕寧決寧効雨大注帝加優賞

釋道藏百濟人持統二年七月旱詔藏祈雨
不崇朝普澍天下養老五年詔曰沙門道藏

法門領袖釋家棟梁云云崇禮甚盛年逾八十取滅

贊曰覺寧藏三師者皆藩濟人也此方東漸
之始異域英行遊化恐傳法慧解之才也太
率延曆前諸師時遠而跡沒纔留感應而見
蠹簡殘編也惜乎止于此焉

釋定慧大織冠之長子也初孝德帝有妃孕
已六月大織冠寵遇厚賜妃爲夫人約曰所
生兒若男爲卿子女爲朕子旣而生慧故名

以鎌足之子投沙門慧隱出家白雉四年隨
遣唐使浮海乃到長安城高宗永徽四年也
師慧日寺神泰習學殆十歲調露元年伴百
濟使而至白鳳七年九月也慧在唐大織冠
已薨慧問弟丞相不比等曰先墳何處對曰
攝州阿威山慧曰先公昔潛語曰和州談岑
今日多靈勝之區不下大唐五臺我若墓彼
武峯
子孫益昌我在臺山也夢我身居談岑先公
告曰吾已生天泣於此地營寺塔修佛乘吾

亦降此擁護後昆時已已歲十月十六夜二
更也丞相聞已涕泣曰先君之薨實某年月
日也師夢不徒也慧與徒屬上阿威山取遺
骸改葬談岑就上構十三層塔其材慧在唐
時皆悉辦備及歸載材於舶舶窄餘十一層其
塔模清涼山寶池院塔也旣而營建只十二
層慧怨一層之留唐而造式不全一夕奔雷
飛電風雨震山黎明天晴遺餘塔材宛然飛
來又無羸缺僕射州民莫不感嘆僕射又刻

文殊師利像安塔中慧和銅七年化

釋祚蓮白鳳八年十一月皇后病赦建藥師

寺祈冥救時不知營構之規蓮入定見龍宮

之伽藍出定錄奏造式帝大悅以故藥師寺

宏壯麗妙云

贊曰感通者吾門以爲常矣世間以爲非常矣方今世人之有役也驢馳馬載有行也出入隣里又常也耳蓋奔雷飛電者慧之驢馬也龍宮蚌闕者蓮之隣里也然常非常之間

者又難矣哉

○釋寶忠良辨之徒也嘗神遊都率內宮見四十九重摩尼殿有一所榜曰常念觀音院見其修法儀心甚信慕便乞聖衆而得軌覺後設修法而無尊像常持念祈求一日游歷攝州難波津忽見閑伽器浮浪來近視則十一面太悲像駕于器也忠喜而取之銅像也其長七寸暖如人膚朝廷聞之於東大寺建胃索院安之忠每歲二月朔對像修兜率軌者

二七日始天平勝寶四年至大同四年五十八歲未嘗有缺俗號修二月法至今不絕諸寺多則之又自天平寶字五年至弘仁六年五十五歲二月十五修涅槃會又不闕也初忠修二月懺初夜時請衆神讀名簿供之若州有遠敷明神威靈甚豫此會聞忠懺生渴仰託曰願獻闋伽水忽黑白二鶴穿石地而出飛上傍樹其二迹湧甘泉忠甃石爲闋伽井旱歲井涸二月修中欠闋伽其衆集井邊

遙向若州持念須臾其水盈蒲二月十二日夜也其若之神祠前有洞此時絕流無音州民大怪蓋神送河流通闋伽井也爾後州人聞此事名其河曰無音洞有病者飲闋伽井多愈焉忠容見端麗初皇后光明子詣講堂堂有地藏像妙斷也右拜像私念安得如此端正沙門潛令宮人覓美沙門或曰實忠法師踰於像也右賜浴且欲觀其體忠入溫室肌膚鮮明右偷眼不暫捨忽然假寐夢與忠

交寤見忠頂戴十一面觀音儀相自若右出
拜令掌懾謝曰凡女癡慾輒摩愛見聖師真
慈恕我觸忤

贊曰昔則天供安秀二老於宮中一日命溫
室使宮人去垢唯嵩嶽恬然不動后嘆曰不
因入水爭見長人吾太后光明子興建崇奉
之跡則天未知其伯仲也然則天之淫放亦
孔醜矣光明子者我未聞焉特覬覦之私發
於忠公豈夫忠之威靈所以因而見乎

釋報恩十五歲離家三十入吉野山持觀世
音咒四五載閒早得靈感天平勝寶四年上
不豫敕息加持帝疾乃愈時恩爲沙彌勑得
度賜名報恩辭反本山勤修益甚桓武帝在
長岡宮嬰沈痼腹結如纏繩眼暗似隔縠巫
醫萬方皆不効帝誓曰佛法力痊朕疾朕願
勤弘傳不然者佛徒無驗在國何益聽者震
恐恩應詔入宮閉目持根本咒五十遍宮中
大動大悲菩薩顯形殿上上疾立痊上感激

宣問曰法師蘊何行業對曰久居深山誦觀自在根本咒上起禮恩給賞甚渥不幾潛反山上遣內臣昇鳳輦追迎于路恩謝而不乘徒步返宮初天平寶字四年三月恩於和州高市郡子嶋神祠畔建伽藍安一丈八尺觀自在菩薩像及四大天王像號曰子嶋寺覃承桓武帝遇赦親族賜官祿恩又受封戶延曆十四年六月寂

○釋玄賓姓弓削氏內州人稟唯識興福寺宣

教性厭囂塵銳行勤業嘗患繙侶營僧官又疾族人道鏡媚稱德帝潛入伯州之山桓武帝有病遠詔山中乞冥助至化難遁乃負鉢囊而入都上疾愈辭歸山大同帝詔返輦下聞僧官敕下潛道去往備中州湯川寺弘仁帝貴其操履詔問不絕每年贈布亦賜寢書曰賓上人晦跡煙雲凝思練若春向覺花而獨坐夏蔭提樹而閑眠持戒之光能耀昏暗護念之力自濟黎庶比來炎暑禪居何如朕

機務之暇不忘寤寐地遠心近一念即到羅
綺錦繡想在斥逐白布一束聊備法資願師
領之約文申意又敕誓多郡賓上人在曲彼
郡免米租只貢鐵蓋勞賓之供費也弘廿九
年六月卒年八十餘

贊曰人之有道也吾不得而計矣

王者者天下之至尊也沙門者天下之至貧
也然

龍腰者曲于恩矣

奎畫者屈于賓矣以斯而言貴不必貴也賤
不必賤矣皆有道乎大哉道乎今何鮮矣哉
釋慧勝居大安寺寶龜之間游方至近州御
上嶺陀我神祠側宿一舍夢人語曰爲我當
讀法華覺而恠之明日小白猿來語勝曰我
昔爲東天竺國王彼國時有沙門數千我下
敷捨比丘私度我當時不廢佛法只禁多徒
而受報爲猿神師願住此看讀朕我苦趣勝
曰此地無供不能久居神曰勿慮也我伸供

○
養又淺井郡有諸淨衆願勸彼同讀勝赴彼說此事時山階寺滿預法師在焉曰是事難信諸比丘皆曰然忽童子走來曰堂上有小白猿衆僧出見之其堂九間宏構大材俄倒辟諸衆知猴神所爲始信勝言往彼同讀法華

釋道公居天王寺持法華有年矣嘗詣熊野安居夏終還本寺暮過一村無居宅宿大樹下夜半有騎馬者三十餘人至樹下一人呼曰翁在乎答曰在曰何不前去答曰馬足損不任乘齡又衰老不能徒步諸騎過去明日公怪廵見樹下有小神祠其像朽弊前有片板上圖馬形前足之處其板破裂公便以絲繫補欲試神言次夜猶宿樹下中夜前騎又來呼翁乘馬而出向曉更翁歸來謝曰蒙師賜治馬腳不堪幸也乃出甘餚餉公公曰數騎何人翁曰行疫神也神廵管內我爲前驅若不出必受笞罵今蒙師慧喜慶深矣而我

猶有_レ望於師焉。公曰：何乎？翁曰：我今此身嚴品，神靈輒受驅罰，受苦無量。願師就樹下三日三夜誦妙法華，轉我劣報得淨妙身。公憐之，三日誦經。第四日，神出頭面作禮，曰：依師慈力，生補陀洛迦山，得爲觀世音眷屬。願師縛柴草爲船，載我木像浮海上，知我言之不妄也。公如教海波安帖，微風不起，其舟指南而馳疾如飛。其夜村里耆老夢樹神成菩薩身相金色，光明照耀，南方飛去。公歸寺而語。

○聞者嘆嗟

釋法勢睿山義真之徒也。兼和八年過近州比良山下，和邇村宿民家。家婦俄病狂言，曰師讀觀音普門品，我欲聽之。勢索持普門品，然思狂病之言不足聞，便曰：我無經本故不能也。婦人曰：師臂橐見經在焉，勢不得已出經讀之。婦人合掌曰：我比良明神也。勢曰：我聞神皆有通，又長壽。昔釋迦文出世西天，未審見知。不婦人曰：我不往印度，然千數百年

前諸天多西飛去。豈迦文出世時乎。

釋貞崇稟密灌於聖寶延長之末。上不豫宣崇加護崇。一夕於宮中與人語。上恠令侍臣見侍臣自隙伺之。無人只崇一人而已。復奏上召崇問之。崇奏曰。稻荷明神適來耳。又言帝之不起矣。不幾上崩。天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滅。年七十九。

釋寬忠行業清純。嘗修千日護摩數百日。後護法神裝香火云。

贊曰。神者求有諸爾。曷爲求求吾法也。吾見于數子矣。而稻荷之語于崇公也。崇之求諸稻荷之求諸。

釋證如姓。時氏攝州豐嶋郡吏佐通之子也。母藤氏嘗愁無嗣。每月望諸佛塔。求子經三歲。未曾怠也。天應元年產丁子。乃如也。如甫七歲。母年三十三。語其夫曰。我兒已長成矣。亦無慮焉。願許我爲尼。夫曰。我志亦爾。兒聞父母出家。悲泣甚切。父母慰誘未決。翌日。有

比丘到家夫婦說本志比丘曰二丈皆壯齡
也然言剃落真火中之蓮也兒在側聞比丘
語亦索蘿髮夫婦并兒同日出家仍留比丘
三人者朝夕勤修三年後比丘失所在兒年
十五仲春十八日父母沐浴淨衣中夜一時
而逝如乃投郡之彌勒寺後勒改勝尾證道學顯
密之教性耐修練住山五十年或時別搆草
菴絕言語謝人事專精練行一夕天樂響空
知怪聞之忽有人叩戶如忌言故鳴磬令思

戶外人曰我是播州賀古郡驛北居民沙彌
教信也今往極樂明年今日上人又可如我
故共聖衆來告耳語已而去微光入廬斯須
便滅如明日出廬語弟子勝鑒令其往播州
決眞僞鑑至彼驛北果有竹扉庭下一屍羣
犬已狼藉之茅舍有一嫗一童兒相對而哭
鑒曰何爲哭嫗曰死人是我夫也名教信常
念彌陀我老而別不能無懷又貧而不舉喪
已爲烏犬所得我欲不哭而可得乎便抱兒

曰此童乃信之子也鑒歸語此事如曰我絕
言語勤修練不如信之念佛也自此廵聚落
讚說佛乘勸誘念佛貞觀八年八月一日辭

諸徒尼草廬十五日出室沐浴告門人曰去
年教信之告今相當也各乞努力莫怠勤修
乃入室閉戶中夜金光耀煜香氣普薰天曉
門弟子等開戶手結定印端坐而寂年八十
七徒弟不堪戀慕延葬三七日其間室無臭
氣闔維後手印不壞諸徒造石塔蔵印手弁

靈骨如精進絕倫一旬二飯一月六食斷語
二十歲行常不輕行十六萬七千六百餘家
其所過之宅必留異香常閉室而坐弟子猶
不見面者數日行道之時異僧常相隨云

釋智泉弘法大師之姪也性至孝母死哀毀
甚乃祈諸聖曰願知母氏之報數歲後感夢
曰汝母墮地獄泉益悲泣啓法曰所生母在
地獄以何方便出彼苦趣法曰修破地獄法
必可拔矣泉曰願受焉法即授地藏軌泉精

修無比。一夕夢母莊嚴美服告曰我依汝救護今生天上矣

贊曰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世人之求嗣也皆是與其聞託箕裘者有之寄薦脫者有之吾思如之恃怙者薦脫之專乎不然何得孝子而不幾夫婦蘿襯之速哉至二十人吉祥而一時逝去者來而三歲不倦得而七年早進之明効也由斯觀之雖世諦之有求直道而精者早合真諦之無爲耳如之精苦報

罔極而無魏我并智泉爲吾黨孝順之士焉釋延鎮報恩法師之徒也居清水寺興坂將軍田村遇因爲親友將軍奉敕伐奧州逆賊高丸語鎮曰我承皇詔征夷賊若不假法力爭得不辱命公其加意焉鎮諾高丸已陷駿州次清見關將軍出師退保奧州官師與賊交鋒官軍矢盡于時小比丘及小男子拾矢與將軍將軍異之已而將軍親射高丸而斃於神樂岡獻首帝城將軍先詣鎮曰因師

護念已誅逆寇不知師之所修何法哉鎮曰
我法中有勝軍地藏勝敵毗舍門我造二像
供修耳將軍便說二人捨矢事乃入殿見像
矢瘢刀痕被其體又泥土塗腳也將軍大驚
奏事帝加敬焉

○釋成尊仁海法師僕隸之子也海見其稚孩
知爲法器收鞠及長俊才日新延久帝在儲
位久以尊爲法友託以運祚一日尊入宮帝
拔白髮數莖貯硯蓋賜尊無語而出歸坊

修愛深王供其像冠師寺噴血濺爐壇不幾
帝即位尊之遇渥矣延久六年正月七日卒
釋源心不詳氏族事睿山寶幢院覺慶爲第
子初書寫性空裝法華一部且曰此經待靈
山同聞衆來須慶讚一旦曰今日法華慶讚
人當來也其日心謁空空曰此人也心于時
尚少而不辭演讚流暢聞者信伏空覲菩提
子念珠然其數九十八藤相國道長聞之乞
念珠心便與之心出洛城爾大下有走者顧

視一婦人顏甚雅髮長垂心見其好不欲近急趨而過婦人增奔相近又泣心問何爲泣對曰我羅刹女也鬼長差我每日覓人捉來爲食若其不得及欲食我今日不得我當失命願師法力薦我冥福不信我言願趁我蹤必有信焉心問追薦何事女曰願講法華造像寫經皆不及也心怪而逐跡日已暮女入法性寺後山中路甚昏女顧語曰師居此莫近焉恐暴鬼或擬師亦恬寂無音心屏息而

聽不遠而女扣戶一鬼可畏聲應門便開寐赤光迸出心望之衆鬼羅列責女無獲便拔手足分啖心身毛皆豎旦甚悲歸坊次日講法華一坐其夜夢鄉女離地三尺許空中而立裝服甚麗面有喜氣語曰因師講經力脫鬼趣生天上故來謝耳永承三年任天台座主八年十月十一日滅年八十三

贊曰大矣哉吾道之利乎無所不至矣或保國祚或殲國寇皆深矣乎心也爲鷲嶺聽徒

宜乎利之及鬼魅乎

釋蒲米居和州金剛山寺俗号失戒行純淑
田寺

名被朝野名臣野諫議墓展弟子禮墓又不測人也身列朝班而神遊琰宮琰王一時嘆曰澆季有情罪障至渥我雖精直頗懼餘殃是我夙作之不純也故我得雙王之名也爲之如何琰臣議曰乞大王受菩薩戒琰王曰爭柰陰府無戒師何于時墓奏曰臣有師友戒業純淨在閻浮利日本國可屬耳琰王悅

曰卿早喚來墓詣寺告誓米便伴墓赴地府琰王請米昇師子座受菩薩大戒琰王曰戒德至重何以表覲米曰我欲見地獄苦報願大王見聽許王便將米往阿鼻城鐵門銅釜火聚刀山諸苦真殆不可言至一所熾焰逆騰一比丘隨焰上下米問琰王曰彼沙門爲誰何等極報在此火中王曰師自問彼米待隨煙下忍熱近比丘所問之比丘對曰我是地藏菩薩也汝來此界說戒法地獄有情離

苦者多。我又隨喜。我得牟尼親屬。不惶猛火。
太悲代苦化諸衆。生我雖行等慈。無緣衆生
不得濟度。汝反人間告四衆歸投我。亦言苦
相米巴辭地府。琰主令冥使擎一漆篋。覲于
米米啓篋白粳米也。隨取隨滿。竟齟不竭。米
索持地藏尊自陰府歸招良工刻獄中地藏
相安于寺。其像今尚在長五尺。或曰米本名
蒲慶得琰米後時人改今名。

釋日藏洛城人延喜十六年二月入金峯山

椿山寺蘿髮時年十二絕鹽穀精修六歲聞
母氏沉痼始出山歸洛省觀居東寺學密教
而往來金峯天慶四年秋於金峯山寢三七
日絕食不語修密供八月一日午時修法之間
忽舌燥氣塞欲呼人相救又思已稱不言
豈得出聲如是思惟氣息既絕悅至一窟前
窟中有沙門手執金瓶傾出瓶水與藏飲其
味甘美沙門曰我是執金剛神也常住此窟
護釋迦遺法我感上人勤修故忽往雪山取

八德水救師渴耳又有數十天童子以種種
餚饍盛蓮葉捧持侍立沙門曰此諸童者二
十八部衆也與藏食已一大德和尚來伸
左手執藏手上西岩其岩積雪數千丈漸至
山頂一切世界皆在下面山頂平坦純金爲
地光明照映北方有金山山中有七寶高座
和尚坐其座和尚曰我是牟尼應化藏王菩
薩也此處曰金峯山淨土汝餘筭無幾早競
修善藏白言我不愛命但求佛道然創一遺

場未成以此爲念耳不知安有增延乎和尚
取短札書八字賜之其文曰日藏九九年月
王護和尚曰汝在山谷勤修練得延命居卑
閑必短保日藏者所修尊法也依法故可改
汝名九九者餘命也年月者長短也王護者
加護也汝亦以護法菩薩爲師重受淨戒又
觀大政威德天語在北野事中藏問大政天
曰金峯菩薩賜短札八字又少承註釋而未
委願天解之天曰日者太日也藏者胎藏也

情當作情

九九者八十一也年者八十一年也月者八
十一月也王者藏王也護者守護也言歸命
大日如來修胎藏法者延命八十一歲即蒙
藏王加護耳又如說修行延爲九九年無懺
懈怠促成九九月是菩薩所謂長短也急替
本名可協尊旨始名道賢因此改今名金峯
菩薩令藏又見地獄看一鐵窟中有四人其
形如炭一人衣覆肩三人裸裎蹲赤交上獄
率告曰是汝本土之君臣也時有衣人投藏

曰我是大日本國主金剛覺大王之子也受
此鐵窟之苦彼太政天神以怨心燒佛寺害
有情其所作罪報我皆受之彼太政天者營
丞相也宿世福力今爲大威德天神乃自說
五罪曰我受苦無量汝歸本國奏國主及宰
輔造一萬率都婆拔我苦厄藏凡過十三日
蘇息後移室生龍門寺靈應甚多適掘土得
鉢便知前身所持之道具嘗詣松尾神祠
持念祈知權本及三七日暴風雷雨四方杳

冥祠殿中有聲言，毗婆尸佛藏恭敬而出。至

衰老顏有孺子色，歸寂後無屍人怪之。

贊曰：借冥矯衆不受惑者鮮矣。是士君子智權識衡爲用之秋也。予見滿慶之入地府，法藏之上天界，非矯衆之傳矣。日藏之神遊者，吾焉瘦哉？吾焉瘦哉！

釋峯延東寺十禪師也。一日望北山有紫雲延出寺向北行尋雲起處至峯馬寺日已暮敲燧焚木禪坐居數日一夕女鬼來向火延

起入堂後朽木中鬼逐至怒目動唇延念毗舍門忽朽木自倒打殺鬼翌日大中大夫藤伊勢人入山見延臥問曰師何人何故臥乎對曰我來此已五日而不食故臥耳大夫便洗粳米飲白漿漸薦膳延語來此事及婦鬼死大夫便署延爲寺主夏五月延修護摩日中大蛇自北嶺來目如電舌若火延誦毗沙門咒蛇俄自斬爲段段三日後大夫來見段蛇歸闕以聞敕發役夫五十人弃蛇靜原山。

俗呼其地爲大蟲峯，延延喜中逝。

釋藏緣神融法師之徒也。形短小，又甚醜。徐步却疾，人走不及。專唱地藏號，無別業游化。北土不移，佞性方，毀譽不遷。好行施利，人問年齒，對曰八十。然其兒如四十許，感通如響。縛鬼降神，白山立。山爲修練場，晚縛菴。白山笥笠而居，臨終夜高唱地藏號。院中衆僧聞之，謂緣勤持念詰朝至。菴見之向西端坐合掌。

化

釋成意久居睿山，性潔白無染，著常嘗晡食。弟子白言：「山上皆持齋，師何不耶？」答曰：「我清白，厨饌不給時，日闕違故晚食耳。」又直心取菩提，不繫食也。弟子杜口而退。晚年一朝命徒曰：「今日飯加常時，如教進供，意以飯分諸弟子。」曰：「自今而後汝等又不得我食。」食退語一子曰：「汝往無動寺相應師所傳我言。」曰：「意今詣極樂謁晤，在彼界又至千光院增命公所。始先言弟子曰：『此言似妄，恐人誕吾。』亦師

無恙邪。意曰：我若不往爲我狂於汝，何忌乎？弟子赴兩所未歸，向西而寂。

贊曰：進者多方矣，延之誅妖蛇也，緣之降鬼神也。皆原于專精矣，意之使于二公也，何其從容乎！

○釋安願居興福寺，精修勤勵，時人號安願菩薩。永和二年秋，赴但州，暴風俄來，願船將覆，願不動心，念觀自在尊于海上空中，忽起白雲，當願之頂垂下，一虹怪看雲中現金色。

大悲像長六尺許，願及衆人瞻仰嗟嘆於此。平猛風即止，怒濤自恬，舟人無艱穏到彼岸。釋長圓鎮西人，少年出家居睿山，常持法華修不動法，後入葛木山，三七日絕食誦經修法夢八金剛童子以鈴杵劍等爲服飾，異口同音合掌讚嘆曰：勤苦修行者猶如婆伽梵，得上三摩地。與諸菩薩俱，一時到河邊，寒冰徧鎖，不知淺深，忽有大牛從山出渡河，往反數回，牛乃隱圓，因而得渡，自熊野山入大峯。

詣金峯山迷不知路。一心誦經時。一童子唱曰天諸童子以爲給使。勿愁也。然而得正道焉長久中卒。

釋心譽金吾衛將軍重輔之子也。黃門侍郎隆家其室患瘡。百醫不愈。乞法救。譽持念加持忽。其瘡自拔。躍衝藻井。然而即愈。侍郎大喜。有見始七歲。捨爲給使。後名隆明。有盛譽至大僧正。

釋覺助右僕射道隆之孫。爲園城心譽弟子。

門下侍郎經長。妻有病延。諸沙門修五壇法。助預焉。中夜。妻死。諸沙門皆破壇而去。助獨不去。精祈益堅。至次日日入時。其妻蘇。左丞相賴通聞之奏。加僧官。蓋其妻者左丞之女也。康平六年十一月十一率

釋平願播州人也。事性空法師。持法華無佗葉屏。深山讀經。一日暴風吹倒。廬願被壓。專心念經。忽神人來從。破隙引出。願摩頂慰誘。曰。夙殃故遭此禍。經主力得全身。不生惱恨。

益勤持念必生清卷今之壓是轉輕受也願從此持誦彌堅便捨衣盂書法華圖佛像於洞塲開無遮會作誓曰我若依此善業當生安養願於此地必得奇瑞明日河邊生白蓮花千餘莖香氣馥郁聞見莫不嗟歎

釋真遠參州人居睿山西塔院持法華疾舌捷誦日三四十部兼學密教歸本邦住一寺適乘馬出里閭路逢刺史遠不避刺史嗔曰州中我管內遠雖出家豈非我民乎何爲無

禮推馬墜令官吏繫廄遠專意誦經其夜刺史夢普賢菩薩乘白象繫廄舍門外又有普賢乘象入來外普賢問內普賢所繫之事刺史夢覺夜中解縛延之上座問曰上人蘊何業遠曰持法華刺史驚嘆說夢事求哀憐謝剗別館四事供給

釋光空近州人居金勝寺誦法華其音清雅聽者不倦有兵部郎中平公造臣將門之族也勇悍武夫而歸空延家內居數年有惡空

者語兵部曰空與室通兵部大恚將空至山
縛樹下令僕射空謂以讒遭害又宿殃也乃
以高貴聲誦妙經僕放三十五箭皆曲折而不
入屬兵部自射摧折如前凡二十九矢皆悉
折兵部驚懼投弓乞謝歸家厚遇踰先時也
其夜兵部夢金色普賢菩薩駕白象而至其
腹數矢兵部問菩薩何故受多矢普賢曰汝
依讒射持經者我代受耳夢覺大恐向空益
悔過乃逐讒人空二十三日後思射事夜中逃
去其夜兵部又夢普賢告曰年來供我當相
引接爭奈無罪害我不忍居今其去矣兵
部覺後尋空不知所之

釋妙尊住近州石山寺誦法華有年矣適赴
波州途有病難徒步以賃馬入洛憩祇園寺
側忽一男子見馬曰是我去歲所亡之馬也
此沙門盜去耳加答籠繫屋柱尊遭橫逆思
夙債專心誦經其夜祇園寺耆宿兩三輩同
夢一男縛普賢菩薩而鞭笞夢寤相語各加

巡檢至尊之所，耆宿便會，大眾解其縛。明日數十人追盜過此，舍主剝出，又追賊。賊拔一箭射衆人會中，斯男而斃。時人皆曰：縛持經者之現報也。

釋珍蓮奧州人也。投三井明尊爲弟子，志勤。愿持法華，適從奧州赴京途，逢野燒，煙焰迅飛來，無迴避處。奴僕悲泣，馬又嘶走，蓮專心誦經去。蓮不遠疾，煙自止。僕主相持得全軀命。

釋雲淨持法華，樂閑靜，自熊野到志州。志州者海岸之國也。淨愛其境，居一岩洞。其上多大樹，溪流潺湲，峯巒峭峙。一夕，其地腥臭，淨極怖畏。一心誦經，夜半暴風鳴樹，臭煙逼身。一大毒蛇開口欲吞，淨誦經不輟。蛇聞經忽起，慈心生，毒閉口，暫聽還去。須臾，暴雨降澍，溪壑漲流。良久，雨晴，忽朝服之人來作禮，曰：我是岩洞主，受暴禱，身唼食人畜已及萬數。今聞妙經，惡報殄滅。今夜大雨，不是天雨，聞

法滅罪之感淚也以此雨淚應知身形長大
自今以後不作惡業言已形隱

釋信誓姓高氏學密教兼誦法華其父嘗領
房州刺史隨父赴任國務富繁誓以爲久留
此恐纏世累逃去背父不如速死即服毒無
恙又啗毒耳而不醉一朝肝臍夢普賢菩薩
勗勉曰時不可失早興誦經自此益篤天下
時疾警及父母染病夢五色鬼神駁逐而去
一冥使曰誓持誦人也不可將去覺病差還

見父母虧體已冷擣悲泣誦經訴曰三人一
病共赴死門我今得蘇父母何亡二人長往
我生何爲願憑法力蘇我恃怙誦經一日夜
困夢之中法華第六卷從空而下背有文曰
孝子誦經還父母命覺見二屍吐氣蘇起

釋恩融有至行常持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咒
有童子備給使一日童營晨粥過期不來融
如童所見之童已殂融撫屍誦十一面陀羅
尼灑水其面良久童蘇言之曰有鬼長三尺

許捉我而行，其身漸大過近州湖，其水不踰膝，其頭與比良山齊。當師之誦咒，此鬼似不堪聞也。灑水之時大雨俄下，其滴著鬼頭，其身漸促已而如初長。將我歸本所令，則蘇也。贊曰：吾道者慈也。凡百施爲無不慈矣。然有逆順自他之異焉。世只知順之爲慈也。不知逆，又慈矣。不則我佛降魔之相猶一秦項耳。今此諸師解倒懸，拯塗炭，亦有自逆順逆乞學者擇焉。

○釋靜安從西大寺常騰學法，相嘗居比良山。讀十二佛名經禮拜修懺，其聲聞帝闕，諸州聞有聞者，因茲敕賜僧官。承和五年奏置宮中，李冬佛名懺。

釋慧達姓秦氏，美州人事藥師寺仲繼學法，相嘗上比良山修練者久。仁壽帝不豫，召達加護。達出山入宮，帝疾即差。元慶二年八月二日滅，年八十三。達於藥師寺，每歲修萬燈會，始自行年三十八至終歲，年數反復亦可。

莊云

釋延昌姓沴御氏加州人早登睿山學顯密
教昌居補陀落寺寺乏水昌誦尊勝咒加之
忽冷泉逆涌天慶四年補天台座主天德二
年爲僧正嘗爲承平天曆二帝師語徒曰我
命終前三七日修不斷念佛其終之日我之
滅時也應和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命弟子
唱念佛四年正月十五日沐浴淨衣持念
珠結定印而化年八十五謚慈念

釋尋禪右僕射藤師輔第十子也睿山慈慧
與僕射道契尤深故以愛子與慧慧又異顧
性聰明學涉顯密安和帝不豫連年不差救
禪加持禪侍御座側帝狂噴拔劍欲擊禪避
之衣篋尚在堂上護神守篋帝於篋傍自縛
倒蓋護神爲之帝病即愈自是名顯天延二
年敕爲一身阿闍梨台徒此任從禪始永觀
三年補座主永延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寂謚
慈忍

釋源泉播州人也長久四年爲寂勝講師至
四天王品四王現形唯帝獨見餘不看爾來
寂勝講場設四天座勑爲永式天喜元年爲
延曆寺座主三年三月滅歲七十九

釋見佛居奧州松嶼其地東溟之濱小輿千
百數曲洲環浦奇峯異石天下之絕境也其
尤者曰千松嶼佛結茆而居精勤苦練一十
二年其間誦法華蒲六萬部其後不計數專
壹持誦世曰既淨六根役使鬼物屢顯靈應

天仁帝聞道譽賜佛像寶器而以旌異之依
茲土人改千松曰御島蓋境得人而顯又人

因境而傳也年八十二寂

贊曰昔牟尼老人付吾法于帝者故吾徒有
爲之者必託于

皇王焉其間雖德行之厚薄皆有爲之者也
雖乎

吾王之順于佛教乎

元亨釋書卷第九

元亨釋書卷第十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感進四之二

無動寺相應 大安寺行教

敎圓法師 義照法師

勝尾寺行巡 醍醐寺觀賢

仁和寺成典 延曆寺增命

延曆寺尊意 泰舜法師

睿山明達 雲居寺淨藏

睿山修入

圓賀法師

三井公伊

藥師寺濟源

延暦寺陽生

多武峯增賀

仁和寺寛空

範俊法師

信覺法師

醍醐寺勝覺

初覺謂曰見汝勤愿可稱良器朝廷賜度者必得汝焉不幾覃恩降山其夜應宿中堂傍有沙彌五體投地垂淚切祈應見之覺之徒求度者也次日覺呼應與牒應以前夜事白覺曰願先賜此人我未晚耳覺語諸徒曰此少年先佗後已陰德陽報豈徒之哉二年二月藤公良相與書覺曰雖戴冠纓志在蘿深皇眷優渥不能遂心願得俊才代吾奏度覺召應告曰藤公索度者是汝良緣之相應也

今名汝以相應蓋取藤公一字也乃覆書上
名得度依例屏居十二年矣仁授不動別儀
護摩法應修練克勤天安二年藤妃良相女嬰

狂病萬方不愈藤公延應曰一紀未滿恐
違祖規覺召應曰八福田中看病第一諸朋
友內外護無雙况閣下度汝替我身也若不
赴失素志又似背恩汝其往諸不可拘禁應
入宮妃隔屏而卧應持咒不久神擲妃於屏
外飛而至應前舉聲呌呼應曰可還本所妃

騰飛入帳中頃刻靈託妃陳謝狂疾速息藤
公以爲所託過望也貞觀三年敕於宮中修
阿比舍法咒縛二童子應問曰何人童曰我
是松尾明神也上怪之令源僕射中睿情所
疑之事童決數事皆慙上意時典侍藤氏侍
側問以他事童不答少時典侍病扶出私宅
經四日死勑給度者并御衣謙辭不受此年
藤妃又病藤公又召應應加之便愈藤公大
悅與巴子國寶劔是藤公之深友從唐國所

送時爲竒寶者也寬平二年秋上有齒病敕
應加持持應誦理趣分五更時上夢高僧八輩
與應同聲相加上覺後所患之齒落而不知
所在上以夢告應應奏曰五鼓誦理趣般若
此經有八大菩薩即八十俱胝菩薩之上首
也彼八大士擁護聖躬邪上感之久矣應歸
山見經巖上有丁齒急附近侍奉御齒上嘉
歎曰應師非凡也授以僧官兼賜度者應受
度牒而辭僧官五年藤皇后染受狂疾經數
月諸德拱手右託言曰自非諸佛出世誰降
我乎余者猶不能知我名也勑召應入掖
庭二日不能降應還本山懇訴明王時明王
像背而向西應逐而坐西持念像又南而北
應皆隨坐流淚誓首而言以不二心久固歸
敬有何觸忤相背如此願垂慈愍明示誨誘
合眼而記本誓于時非夢非覺悅惄之間明
王告曰一持以後生生加護太誓不忘故有
斯持我今顯說本緣昔真濟持我明咒亦如

汝今時以微動念誤墮鬼趣本修功力惱逼
皇后我以本誓護彼靈故且背汝耳汝之堅
誠我不能已示汝秘方汝至宮掖密語彼靈
你豈非真濟之靈邪彼聞之必低頭恥渥爾
時以大威德明加之定得降伏汝但持我明
不能降何以故彼此同明故我亦太慈善巧
回彼邪心令入正道應感喜徹髓頭面禮足
次日返宮如教諭之旨降遣彼靈后疾即愈
延喜三年玄昭法師病厚左僕射藤時平請

應於昭旁一七日修不動法第六日毗盧遮
那并不動尊現爐壇猛焰之上應與昭共見
餘不見昭疾立愈初貞觀五年應等身長刻
不動像六年創一字安置號無動寺八年上
表曰南嶽天台皆有勑號先師圓仁願賜太
師之謚時議曰最澄法師未有此稱師資之
道自有次序何超其師獨獲弟子應重奏曰
祖澄父仁如龍如象各赴西唐之域共傳東
漸之燈弘法之功不易優劣然先仁者系嗣

也聖恩若降於二謐，祝慶併歸於兩宮。依是謐傳教慈覺二大師之號。本朝太師號始于此焉。延喜十五年應啓，明王曰願示來世所居夢中。明王擊應坐須彌頂盤石之上，普見十方淨土都率安養如掌中菴羅果。明王曰隨意取生。十八年十一月二日向西唱彌陀右脇而逝。壽八十八。其日大津浦民聞睿山南方有天樂各出空望之。慶雲彌布峯頂。應性精勤苦行斷穀食。弃鹽味落飛鳥止。霪雨。

行植大樹自相交纏。暴漲流水還令逆流。矜伽羅制多迦。二使者常侍左右云。

贊曰沙彌之求度也猶俗子之求冠禮矣。只恐其後時焉亦人情之常耳。應公遜度牒於同列。蓋以已測人而用德於讓乎。故得明師之褒贊。承賢公之崇嚮。豈徒然邪。世曰應公蘿深後不味油酒不服綿帛飯粥同時過中不食是以東西南北遂明王而坐隨悅惄惗冥如親師之口授麾斥邪魅救護王后其

感應之跡灼灼而茂也矣至貴其父而霑及
其祖者爲人之嗣者之所當扶樹也始本朝
之大號建釋門之偉矩其所彌縫豈小補哉
昔行言禪師盛化於汎南李國主嚮之署導
師之號言以其師大法眼未有是名謙而不
受李主乃謚洪眼大智藏大導師賜言以玄
覺導師嗚呼雖殊域異時君子之有爲也合
而不違矣然而言猶受署焉應也無稱焉吾
與應矣

釋行教武內大臣之裔也居大安寺貞觀元
年詣豐之宇佐八幡神祠一下夏九旬晝讀諸
大乘經夜誦密咒法歲已滿夢太神曰久受
法施不欲離師師迴王城我又隨行居王城
側當護皇祚耳教漸著山崎其夜又夢太神
曰師見我所居俄覺便起見東南有山鵠峯
上現大光凌晨至光處實靈區也教便錄二
事表奏帝詔橘工部准宇佐祠親建新宮世
言教祈見太神本身於是彌陀觀音勢至三

像現袈裟上，因是殿內安三像。

釋教圓勢州太守藤孝忠第上子也寬和帝遜位入道圓師事受業又遊諸師門得通貫能誦唯識論一日誦自第一終于十時旁側松樹有異人作舞或問奚爲舞對曰喜圓師誦徹唯識論何樂如之故舞耳問者曰汝何人對曰春日大神也言已不見長曆二年成大僧都永承二年六月十日滅歲七十

釋義照南京之英也一檀信就藥師寺設八

講席多屈平城碩德輪講照爲講師衣冠年少儀服甚鮮傾聽照講講已進禮照而去餘時不來照私怪輪番講師自有次序一日照謂檀主曰今日講主非吾有也然吾有所思居我唱導可乎檀信曰非供講筵甚勞名德每逢講主深痛耶衷然師蹕等自請又弟子之幸也俄報定講而代照人不知也照已昇座少年冠人又來講已又禮照而出次日佗講冠人不來照又越講冠人又在照先語徒

曰今自若冠人來潛趁歸蹤講後冠人又拜
歸其徒如教冠人入東山數里有深溪傍
有大穴水自穴出冠人入穴中徒反告事照
曰始我怪此冠人故屢踰講歷試神龍果有
通知吾講來聽耳自此世重照之謗安和二
年正月三日卒年五十

贊曰神也何善赴感者也曷爲赴正直也今
見八幡之隨於教春日之舞於圓證我言之
實也照之格于蜿蜒者其亞乎

釋行巡爲勝尾寺第六座主貞觀中帝不豫
求法驗諸名藍乃勑巡赴都巡不赴宣使金
吾校尉藤佐道曰我聞率土之濱無不王臣
師雖在方外豈不居王地乎願速起謝恩巡
便卓杖於地敷草座而坐曰我不坐王地金
吾曰杖下豈非王土邪巡便坐騰空高丈餘
凝然而住金吾驚異歸奏巡尚不下一日夜
帝聞奏渴仰重敕曰雖不入宮願垂覆護巡
獻法衣一領念珠一串宮使擎二物上京中

途衣珠自飛入雲宮使奏此事然而衣珠先
來在帝枕上帝聞慨異之閒見枕上二物起
立作禮帝病乃愈上大悅捨莊由求爲寺產
初此寺名彌勒寺巡不應詔而承帝眷以延
夫勝天子故敕改賜額勝尾寺山麓云居後帝辟
位幸勝尾寺而巡已歸寂徒弟稱光華云

贊曰感通者二事耳持誦之者或一尊或一
明專精堅實能行靈異皆感也通者不然定
熟而得不可率易堅精而致也巡公坐杖上

騰空中而不下者一日夜豈所謂身如意乎

若其報得者我不議也

釋觀賢姓秦氏讚州人爲聖寶上足延喜二十
一年上夢弘法大師奏曰我衣弊朽願忝
寢慧覺後敕擇法之徒尤者送紫衣一襲於
野山賢中選入山啓定寐如隔雲霧不看儀
容賢作禮曰少年修道梵行無瑕況奉遺法
累歲月乎默訴須臾真儀漸見猶如霧斂月
乾賢頂禮瞻仰鬚髮甚長便剃落而換衣諸

衆不能見時淳祐爲童侍賢問曰見乎對曰
不見賢孰祐手摸定軀祐纔觸膝乃覺暖柔
其手甚香經歲薰不竭賢謂衆曰我猶見難
矣况下我者哉後世浮矯者不容易見恐致
疑謗胥議重石固封焉賢開和州般若寺初
延喜十九年任醍醐寺座主茲職自賢始延
長三年爲僧正此歲六月十一日化

○
釋成典居仁和寺學密教一時魔魅伺之典
誦理趣般若魅鬼斃于階下萬壽三年朝延

尊其德賜封戶七十二長曆二年爲僧正長
久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四仁海法
師供弘法大師像有年誓曰竊聞大師入金
剛定恐有分身不必孤坐願知其人丁夕夢
大師告曰僧正成典其一也海夢中問以何
爲驗答曰彼左腳下有墨子海走典所見腳
果有墨子海下地拜之典問之海告所由典
色不動日長和皇子出刹利種智行兼全是
大師之後身汝其禮之長和皇子性信法師

也

贊曰隱顯有道者聖賢之事也弘法顯諸賢藏諸祐二字之降殺而法之道也典之有墨子者爲信之無乎

釋增命京兆人朝散大夫桑安峯之子也額有奇理齊衡二年登睿山師延寂三年降敕八宗選苗秀之者于時山田春興才智博洽亦蘊風鑑之術承詔行諸寺見驅烏少學之者春興者命驚曰聖主降旨爲道擇人適得

此子實豫章之才也已而登試席姿音安暢文義渙放緇素稱之時年十四經二歲受戒於東大寺又反台嶺稟太戒仁和元年從圓珍座主得三部灌頂寬平三年夏坐西塔釋迦院北菴南峯側有大巖其形如蛇口舌皆備其勢似吞故老相傳學徒居此多夭亡者被此巖吞命對岩持念一七日其終之日午時震雷俄擊岩碎後亦無夭者延喜二年秋齋宮公主有病詔無動寺相應祈念十日無

勑更召命持誦公主疾愈十三年三月右僕射源光薨年六十八僕射昔年夢一人告曰汝以五十九爲命限須修延年法覺後請命修觀自在軌僕射夢有男子長五寸許以羽覆面語曰我能留欲逝之人我是施無畏者也汝知乎施無畏者者睿山座主增命也汝命已延六年因此僕射語人曰命公者觀音之應化也六年後僕射又令命脩前法源公又夢比丘告曰汝壽復加三年至此源公薨持命聖躬安泰延長元年嘗靈輦激宮城擾動春三月太子俄薨上大恐詔命陪宮中凡百餘日侍臣多夢神兵列宮闈三年上患瘧勅命加持上疾即愈時堪譽法師亦在宮中日見鬼下殿去初延喜二年長公主迎命於六條院出家受戒又受灌頂五年四月寃平上皇幸睿山受密灌于命十一月於惣持院

受蘇悉地法十年九月幸千光院受阿闍梨位上皇手以唐衲袈裟香爐數珠并御衣授之初延喜六年爲座主延長元年爲僧正管法務台徒法務命爲始延長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滅年八十五命受戒後未曾卧客來不別尊卑皆送迎之有宿疾者食命鉢裡飯莫不愈智證之追謚命之遺奏也十二月敕謚靜觀

贊曰予早逸遊從事於竺墳以故督之國史矣偶因修僧史少見

皇家之治迹焉而李唐之代懿趙宋之眞仁之所不逮也至

仁壽聖皇差名大夫鑒選吾徒之稚雛者求平以來未聞是等盛舉焉蓋

帝者之於佛乘也機餘之介事耳其見微細者如彼况大者乎嗚呼梵學猶若彼况國學乎國學者藝術也况廟堂乎其於吾門也難道猶若彼况耆德乎耆德者福田也况龍象

乎又想

朝廷也下大夫之才識猶若彼况公卿乎公鄉者股肱也況

元首乎命公屈

元龍膝捧付衣珠露漚鬼身驅逐殿閣不負大夫之品藻不虛

皇王之蒐剔者與

○釋尊意姓丹生氏平安城人其先應神天皇之胤也甫六七歲好讀書不嘗肉葷不害羽

鮮隣僧思其梵種授大悲神咒意能持誦城之北山有度賀尾寺意於彼道場日夜誦咒不歸家者三年元慶三年上台山習學有聲十七落髮二十一禮座主圓珍受戒丁紀之間究台教又稟兩部密法于增全蘇悉地于玄昭凡三部諸尊秘軌各各密語無多少皆誦一萬反以故皆能通習亦爲成就先行修法各一千座如是修練屢得奇夢觀音文殊金剛薩埵不動明王各加慰誘延長三年夏

旱宣於延曆寺修祈雨法意率六僧修佛頂
尊勝法四日雨降舉朝嘉歎尊勝秘法嚮於
朝自意始四年五月皇后產難勑脩不動法
天使藤元方宣曰若母子難全獨救護右意
奏曰能生所生皆悉安穩明王本誓何疑乎
明日皇子平誕七年春三月京畿多疫詔曰
傳聞密教中有除疫法早勤修供速攘災癘
意伴二十沙門於豐樂院七日脩不動法時
薦消熄勑賜度者三十人八年六月戶部尚
書藤清貫尚書右中丞平希世二人於清涼
殿逢雷震死皇帝惶怖玉體不豫乃移常寧
殿召意宿禁中持念初意在睿山一日營丞
相化來語曰我已得梵釋許與欲償夙懟願
師道力勿拒我也意曰然然率土者皆王民
也我若承皇詔何所辟乎營作色適薦柘榴
管吐哺而起化作焰坊戶煙騰意結漏水印
擬之其火即滅燒痕尚在焉已而雷雨浹旬
鴨河大漲人馬不通於是乎詔意赴宮意車

到河濱激浪止流水不濕輪意入宮持誦帝
夢不動明王炎燄熾然厲聲誦咒加持聖躬
夢覺餘音在耳即意之誦聲也帝謂左右曰
意者聖者也承平四年春弘徽殿庭柿樹烏
成巢詔意持念烏日日移巢七日盡去天慶
二年夏旱七月於延命院敕修尊勝法雨澤
沛然賜度者二十二人初延長四年五月任
延曆寺座主天慶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沐浴
淨髮語弟子恒昭曰我日者欲生極樂今改
昇兜率闇毗之後不可厚葬只於墳所造一
石柱爲標令來見者結覩史之因又我弟子
七七之忌不得追修各於自房益勤修學若
有思我砥勵所業是報恩也二十四日無疾
而逝年七十五瞑目之後烏百餘集旁悲鳴
見人不避移時飛去蓋生平分食施烏以木
叩板群鳥飛來及此感慕如是

贊曰世之學佛者以忌薦託諸予其尤者纔
黏痈茵課持誦乞延命豈塵表之舉止邪意

○
公以追薦換勤業而爲囑昔漢文避祝千歲不續今見於意何其達哉

○
釋泰舜姓藤氏京兆人稟蓮舟闍梨密法天慶三年平將門反詔舜修大元帥供舜行鋗輪法彼輒有六印當結其印壇上獨鎊杵忽半折而去將門此日伏誅其折杵至今門學傳付天曆三年十二月三日滅年七十四

○
釋明達姓王師氏攝州住吉縣人十二歲隨藥師寺勝雲出家初名真仁寬平元年十月

子當作字

二日栖原寺勢春夢嚴尊一翁告曰住吉真仁再來人也昔生此國以選入唐稟儒子唐帝愛其才賜姓韓名衡仕至諫官仍不歸而死報緣未盡又生此方今出家必爲明師化緣畢亦生彼土我是坂本之翁也明神松居十五

就天王寺尋仙受摩訶止觀又上睿山謁尊意得顯密之奧旨天慶三年正月於美州山南神宮寺修四天王法降平賊將門二月十三日午時赤雲自東來入爐壇須臾臭氣蒲

場十四日將門伏誅十一月於住吉神宮院
降藤純友修毗沙門法明年五月伏誅天曆
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滅年七十九

贊曰昔天寶安西之寇大廣智一咒而五國
皆潰我天慶之逆非安西之比矣二子可謂
善繼祖業焉加之流鏺之聲鳴而去金剛之
像隱而出此方何其多人乎

釋淨藏洛城人諫議大夫殿中監善清行之
第八子也母弘仁帝孫女夢天人入臥內因

而娠寬平三年生聰敏無雙四歲讀千字文
聞一知二七歲求出家殿中戲曰汝欲墮三
寶數當作一靈應不然不可失先業也見曰
嚴命豈可止諸時春初庭梅盛發見出戶外
召神人令折一枝來而以獻殿中感怪而不
言以故不能拘也兒因而詣諸勝地事修練
或棲稻荷山令神童執花水或渡熊野河遇
洪水得異舟歲十二自松尾神祠還寬平上
皇幸西郊中路見藏喜而爲弟子勑上睿山

登壇受戒宣玄昭法師稟密教又從大慧法師學悉曇章慧者安然之上足也藏元通絲竹故於悉曇深究淵奧藏夏橫川如法堂一夕旋庭俄有異人自西方來藏問誰答曰我是賀茂明神也昔慈覺大師令京畿二百餘神番護此經今日我之旨也庭下有穢我欲責之而師之所爲也我不能如何便召神人穿去其地方五尺餘延喜九年左僕射藤時平受管靈之誅沈痼彌留請藏持念白晝二龍青色從僕射左右耳出頭諭善諫議曰我告天帝報讒怨而貴子蔽公法力抑我乞加嚴誠諫議令藏潛去纔出門僕射即薨沙門長秀從波斯國猛風迅漂來秀有胸病醫治不効白增命僧正索法救命曰我國靈感之者十人淨藏第三也遣之藏誦藥師咒百八遍秀疾立愈秀感伏曰我國隣印度未有如此異人今見此師豈有一二乎天慶三年正月勒於橫川脩大威德法降逆賊平將門于

時將門帶弓矢立燈燄上伴僧皆見須臾流
鎬聲指東而去朝庭又修仁王會厭逆寇藏
爲待賢門講師其日輦下俄傳平賊入都朝
野擾動藏奏曰不是其身只頭而已果驛傳
賊首至京師天曆中藏寓八坂寺時搢紳多
集見塔曰塔之傾斜也其方有凶今是塔傾
向王城爲之若何藏曰我又思之早可脩治
羣公以爲捨財也其夜藏坐露地向塔持念
已還旁弟子仁璫偶出庭微風自西北來塔
婆少搖寶鐸作聲朝見之塔婆端直都人走
眎隨喜嘆嗟藏在此寺時中夜賊數十人來
藏厲聲叱之群盜支體不動猶枯木蓋兜縛
也天明藏解縛群賊作禮而去南院皇子令
人修除病法過三日皇子薨哀訴于藏藏以
火鼎咒加之皇子蘇息正服而禮藏藏出語
人曰皇子命盡矣我只咒力令暫蘇耳四日
遂薨醍醐公主有腰疾起居不便召藏持誦
藏日中出壇呼曰公主病愈侍女驚見公主

起行或覩袈裟藏披之口出火燒之內衣不
焦或問所由血穢婦人之剪裁也天德中神
人告終藏誦金剛般若經祈延命俄患風數
日而痊蓋轉業輕受也應和三年八月空也
法師於六波羅密寺慶讚金字大般若經多
會名德時乞丐者夥焉其中有比丘形者藏
見之大驚延之上座是人不辭又不言藏以
一盂飯與之飯可四斗食之皆盡藏又薦飯
又盡之衆人恠比丘多食悉見之食已藏揖
而送之去後所與之飯如元不散或問之藏
曰文殊師利之應化也一會歎伏康保元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化雲居寺壽七十四歲博
物顯密悉曇天文易筮醫卜絃歌文章伎藝
莫不貫攝而皆拔萃昌泰帝修佛名會敕藏
爲梵唄沙門平塞潛嘲之會已上詔侍中藤
公忠宣塞曰藏之音韻非凡調汝等學之應
後會塞愧恐承平太上皇有病藏筮曰上皇
疾易差而明年宮中有栢梁之灾果如言嘗

曰我一生間受三奇拜寬平上皇始者四海
日域之主後者三密月輪之尊又我本師也
昔更衣妃受狂病醫巫拱手奉勅入宮護法
神先我降縛妃疾即愈我尋而入上皇起而
拜我一也故殿中監者朝廷才臣儒林望士
亦我嚴父也我詣熊野殿中薨背中途聞訃
而馳歸已經五日待我未空我動冥衆加持
蘇息殿中著位袍而并我後七日而永逝二
也玄昭法師者頭密偉德朝野碩望復我阿
言乎

贊曰薰鍊而致感通是曰修得焉藏兒稚之
時令神人折庭梅恐是報得乎故燒穢婦之
裁製知文殊之應現皆報得先識之見者也
其稱三拜者豈吾敬而行簡乎加之藝術精

粹學業彌滿世只取于靈應者吾爲藏瓶之

釋修入睿山朗善之徒也有神異初台徒每

歲七月望精脩之者會法幢院角異天曆六

年半歲將滿其夜又角于院台衆令入配淨

藏已而入藏出二人有聲萬衆拭目藏咒縛

石其石自上下宛轉猶伎兒弄毬一會生希

有想入叱曰此物甚鬧盍恬靜乎語已縛石

不動二人持念益切於是乎縛石中分爲兩

片自躍到二人前合場嗟嘆曰像季之時豈

有此等事乎

釋圓賀共陽生座主謁藤相國相國曰承聞

佛家有角異事俗子若見必增淨信一師乞

不惜神用二人不得已便各以所持三股金

剛杵置碁局上待念須臾二杵自起以鉛爲

腳相趨如鬪雞已而生杵趨賀杵墜局下生

杵欲登賀杵上賀杵拒避生杵馳逐盤旋局

下數匝相府合家欽嘆不已二人自起各執

杵子

釋公伊都督伊旁之子也。投園城寺，賴蒙學顯密教。一日脩北斗法於宮中。此時伊被酒醉甚，及入宮，酩酊不醒，嘔吐殿上。王臣皆嫌其不軌然業已應請，不卒改也。其夜帝夢衣冠之人數輩剥北斗壇宮瓦，帝驚令人問。冠人曰：「今夜伊公供北斗，北斗當降壇。」先令我等開路耳。帝覺後，敬伊檀信請。伊供毗那夜迦天伊諾焉而不修也。數日後，檀越來曰：「因師之修供某事已濟矣。故來謝耳。」對曰：「我又贊曰：傀儡者愚童之所樂，而非丈人之所駁也。角異者其我法之傀儡乎？然呈安居之効，啓公相之信，不爲不益矣。善戲劇者不爲譖我法有之矣。伊公之不羈者，繩墨之軼宕乎？釋濟源學三論于藥師寺，延義兼修念佛三昧。康保元年四月五日以米五石捨藥師寺。」

者讀經文謂徒曰天慶七年我披_テ言主藥師寺務者六年其間我用常住者五石而已今日當終故償之耳既而異香竒樂響天滿室須臾而滅

○釋陽生姓伊豆氏豆州北条人少年登睿山勤講習而性多病不耐苦學以是爲恨一苦行告曰勿苦勵也常食軟飯糜粥保養性命悠久脩習又自貫首_{タクシ}一山生聞行者言少弛習學專誦法華知命時移居竹林寺益事清修會朝命任天台座主生便詣山王神祠懇訴曰我精勤脩練亦無他矣安養之生菩提之果我深志也又冀神之冥助耳何例常輒而置我於座主位乎聞者讚美平居燕雀就手而啄猪鹿多馴從豫告死期吉祥而終年八十七正曆四年也

○釋增賀平安城人諫議大夫橘恒平之子也誕質後數月父母赴東州於馬上構輿座令乳母坐抱兒一朝早發乳母抱兒坐馬上餘

睡未寤放兒落馬過數里而覺不見兒乳母悲泣父母聞之舉聲哭曰若干馬牛定踏殺我兒乎雖遺骸吾尚欲見馳歸兒所狹路中泥土上兒含笑仰臥泥水不汙又無少疵父母急收嘆希有焉其夜母夢鄉泥土上有寶床敷天衣兒臥其上四天童立四隅合掌曰佛口所生子我等加衛護覺後益珍育四歲時初向父母曰願上睿山學一乘作是語已又無餘詞父母驚曰嬰孩何作是言恐是鬼神託言與母又夢一時抱兒在懷忽長大成壯年比丘手持經卷傍有人曰莫怪驚宿因當作僧十歲父母以初語及夢事送睿山與慈慧性聰穎操履潔學綜顯密尤邃止觀而惡利名絕交謁安和上皇敕爲師而延宮中便汙而逃去太皇太后敬事爲師而延宮中便於采女中出麗語又罷去慈慧任僧正入宮賀謝冀從甚盛賀帶乾魚爲劔乘瘦特牛交先驅之列諸徒叱而去之賀厲聲曰僧正之

前馳去我誰乎聽者笑而伏天曆二年八月
夢至一所山川明媚阿練若僧徒在焉西南
隅有坦地見一老翁首戴青冠身被赤裘左
手持經右手携杖天童神女左右圍繞賀問
誰乎對曰毗耶離城居士也住此千餘歲止
此地者多得佛智汝盍居乎覺後不知何許
應和三年如覺法師勸上談岑山川風物宛
如昔夢因是居焉四序各修三七日懺夢南
嶽天台諸祖師摩頂曰善哉佛子能勤修行
釋迦普賢加護攝受常有異人晤語言涉朝
野以故雖山中諳悉京畿之事州人多來訪
問賀能應不舛長保五年六月九日集徒曰
西方佳期今其不遠即設講筵談論深旨又
令弟子念佛自入靜室坐繩牀誦法華結金
剛印而滅年八十七臨終語徒曰吾沒不須
閻毗只要窆埋過三年開墳見之弟子依願
命作大桶禦殯寺後後三年十一月春秀等
啓墳全身不壞趺坐儼如也但衣已朽弊秀

等禮拜讚嘆

贊曰浮屠何急乎清修而已利源一關糜處不至焉故吾黨貴寡欲矣源公償五石之費生師患一山之長賀老郤供奉之列三子者吾門清介之士也今反之求而不恥用而不度痛哉且夫延曆園城之郤自座主位始生也同時彼三千之徒何不覩一生公乎哉

釋寬空姓文宦氏內州人事神日爲弟子又稟寬平上皇密灌兼得圓堂院事天曆帝敕

修祈雨法過期不雨君臣潛笑空乃著法服捧香爐入宮庭立焚香誦咒密觀須臾于時陰雲忽起大雨暴降然宮城而已不到佗所時人奇之康保元年爲僧正天祿三年二月六日化年八十九

釋範俊事東寺成尊與義範齊名尊病革延父帝遣中使問病且宣曰俊與範孰愈尊奏曰二子無優劣帝三問尊答如初中使復命帝曰尊之言爾然有思儀乎中使曰臣臨尊

室諸徒看養範俊在枕頭義範在腳後臣宣
詔旨尊荅了舉首見範俊而已無餘事帝以
爲尊意在子俊也永保二年四月至七月不
雨十六日詔俊於神泉池脩請雨經法義範
長於俊也不承詔因茲懷怨忿便入醍醐山
修寶樓閣法礙俊之供王城之上黑雲油然
彌覆城中皆謂必雨時醍醐山頂暴風俄起
吹散雲氣修中二十七日風雲數度城中童謡
曰範俊雲又馳義範風復吹過二十七不雨俊
從竹人帝感悟詔俊反都爲僧正

恥潛逃那智山屬王畿之怪孽帝愁之一夕
夢或告曰竹人攘灾覺後問羣臣無委者江
都督匡旁奏曰範俊也帝曰何也都督曰範
俊從竹人帝感悟詔俊反都爲僧正

釋信覺有密學永保二年旱範俊無應乃敕
覺法寧覺於東寺修孔雀明王法又期二十七
第十之日甘雨連日上大悅聽輦車

釋勝覺左僕射源俊旁子也禮醍醐寺定賢
受秘教奧旨又就範俊義範二師益究源底

道福賑衍門學如市天永三年六月旱，敕於神泉苑修請雨法。過三日大雨降注，帝宣尚書右丞藤顯隆加褒賞，大喜延覺於府第，設宴于時府裏。少兒善歌舞，僕射令兒唱兒乃歌曰：「阿耨池水通神泉滸。」摩尼峯風吹一味雨，其音雅婉。僕射曰：「善乎！歌乎應時，協節誰教汝哉？」對曰：「曉更夢老翁。」告曰：「今日府中有客宴子，必呈倡伎。以此詩爲曲，苦口付授，故我歌之。」合家感怪，摩尼峯高野峯名也。

永久四年夏旱，又敕覺淨於神泉期以七日。第四日小蛇出池入爐壇下。此日陰雲垂布，明日甘雨普洽。率土抃躍，大治四年三月瘳微疾。二十八日孔雀一雙周匝座傍，余人多不見。見者或髡髮而彩羽不鮮。四月一日光雲覆旁，覺便逝。

贊曰：旱澇者邦家之大事也。我方外之民，又資於贏貲矣。天長之間海敏之二師自發軫於神泉，此地宜於此焉。然海碍於敏，而羸矣。

俊礙於範而輸矣二子之差降可見焉後時
竹人之夢俊或有加乎空公施于難用力者
多矣二覺之雨無礙而然然授歌之兒又一
奇也

元亨釋書卷第十

元亨釋書卷第十一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感進四之三

理蒲法師

睿山睿桓

子嶋寺真興

延曆寺慶圓

延曆寺餘慶

督實法師

一乘院定照

書寫山性空

睿山平忍

睿山蓮防

勝林院寂源

修學院勝筭

三井行圓

大原山良忍

石塔寺寂禪

行空法師

蓮長法師

楞嚴院以圓

睿山教真

小田原經源

兔原慶日

覺勝法師

國上山佛蓮

高野山維範

安部山暹覺

高野山琳賀

賢林寺戒深

南星峯圓久

行仙法師

仁和寺性信

仁和寺覺法

基燈法師

睿山叡好

愛太子山仁鏡

辭嶽良筭

雪彦山玄常

超勝寺清海

鞍馬寺重怡

釋理蒲內州人。師事吉野日藏。有節操。往醫家服陰委藥。自此於色境永絕。想專誦法華靈瑞。甚多隱而不語。蒲在一檀信家。讀經數歲。一日宅主從戶隙見蒲。讀經一軸了。置几上。又取一軸而讀。先軸自踊。高尺餘。自卷至

標紙而居，几次餘軸皆然。牢主生希有心，見了奔出合掌，曰甚希經卷踊上自卷非師之靈感焉。至此乎滿誠主曰是幻化耳不可語。佗若屬流布我與子絕。宅主守約不言。滿沒後始傳蒲好利濟於渡口設一小舟自棹度入或入病宅施藥物不視親疏不望報謝。嘗曰吾若因經王力當生安養願二月十五同世尊之滅度。暮年有小疾果佛涅槃日誦寶塔品。至是名持戒行頭陀者即爲疾得無上

○佛道向而寂

釋睿植居台嶺學教觀兼持法華嘗作思惟初發若僻萬行徒施當發圓教大心修實相妙行誘引六道衆生悟入一實知見我見近來行人或營外相苦行不作内心觀念或施依報資財無正報信慧徒感入天果報無階三乘位次是以率身戒律午後厨不起煙科義定心相應誦經纔涉散念雖誦捨數如是精誦一萬餘部釋迦放光照室普賢摩頂慰

誘如是奇瑞多歲不語鳥獸掌中受食鬼神隨侍供給臨終手執香爐誦法華端坐而逝贊曰凡持誦者逢一勝相身心欣悅不自持矜語衆人銜異誇奇蒲公戒檀信以絕交之語豈其萬頃之量陂乎桓師科義相應捨散取定又爲宜也其不語瑞相似同矣二子者持誦之準規乎

釋真興興福寺仲菴之徒也精因明世曰成唯識觀嘗昇兜率天觀慈氏藤丞相教通聞之常欵慕興於所居道場現觀史宮令丞相瞻禮興之所居曰子嶠一日出歸子嶠鬼魅百餘輩伺路行列似侵忤興問僕曰汝等何所見乎對曰無見興入唯識觀群魅皆仆仆後僕人得見長保五年爲維摩講師相國藤道長尤加優禮敕赴最勝會講已懷出草屨自著不歸南京接子嶠後人貴之不字呼子嶠先德

釋慶圓姓藤氏播州太守尹文之子也登睿

山師事三昧喜慶粹于密教一時修北斗法
設供物於壇上圓供之列蓋本軌者方壇也圓
星降壇各著圓供之列蓋本軌者方壇也圓
壇始乎圓也長和二年爲僧正其冬轉大又
領座主寬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卒歲七十
五

贊曰大哉吾佛之設化也或密或顯其則不
遠濁世五濁之下土空居遊空之上界漫沒
畛畦矣自佗視率陀方圓換易茶二子者善

執柯手

釋餘慶筑州早良人也遊一山谷遙聞鐘聲
尋至其所禪旁幽邃一比丘讀法華年三十
許慶相羊庭隅比丘停經揖慶上堂晤話慶
問曰年幾乎對曰一百余慶勸其終比丘乃
誦至安樂行品天諸童子以爲給使之句二
童忽降一人持供一人把蓋比丘分供爲二
一分自喫一分與慶慶嘗之其味甚羨非人
間有也已而告辭比丘曰此地常人不至今

日歎語爲幸甚慶曰失路多幸到於聖境欲傳此事以何爲驗經傍曲几願見頒焉比丘有慄色忽十童兒出護几慶元歸不動尊持念須臾忽大聖明王現形奪之十童拒之其几中分爲二一半在比丘處一半至慶前慶携而歸慶謁藤太師忽空也法師入來也臂不便慶問所以患對曰我稚孩時父母相媚母恚捉我投地自爾左臂不順久聞蘊法驗乞見慶諾於是乎相家子弟奔集見之

慶瞑目持誦乃執也臂引之爆然聲出屈伸如右也作禮三拜太師以下莫不嘆伏時人曰彌陀之病明王之醫天元二年補園城長吏四年住法性寺座主慈覺之徒訴朝喧爭語在黜爭志未祚之始爲延曆寺座主正曆二年閏二月十八日化年七十三謚智辯慶有四神足勸修勝筭慶祚穆筭也

釋睿實專持法華嘗居愛太子山大雪不霽數日無餐取竈土食之其味甘美一夕誦經

白象來現口吐光照草庵晚往鎮西營世務
蠶桑耕獲人不測之或啜酒肉或擐弓矢一
朝向燒魚誦經魚則蘇息赴水放之游泳而
去又負弓矢而出傍人見之蓮花數莖怪近
熟看弓矢也肥州刺史謗實掠家財實不拒
後日妻有病而狂醫巫不効家人曰實師誦
經必有感應願屈之守嗔曰彼比丘破戒在
家豈得感驗乎左右荐乞守曰汝等自呼我
不敢出家人來請實曰我不知佛法何延我
輕安刺史頂禮悔謝返所奪財寶不受實有
慈行寒冬脫衣與凍者自無服乃啓大箱充
木葉蹲其中持誦如常或途中有沉病者屎
屎塗漫臭穢難近行人閉目掩鼻而過實看
養而誦經病人多愈焉天祿帝有狂病教實
持念與宮使同車入宮路傍有痼疾之人閼

○
絕寃轉實下車看候官使責曰已奉詔旨何
滯此乎實曰我尊卑平等隨緣救濟又萬乘
之主有恙何山何寺名師碩德不應詔邪無
告病人非我難看不忍過也遂止其所不赴
宮

釋定照姓藤氏京師人學法相仁數受密灌
寬空自少年無色犯嘗曰少時一指觸女身
我此形骸一指爲染餘無不清淨即以指爲
燭供養三寶發露懺悔照住山階寺一乘院

有橘樹自然枯瘁寺衆欲斬去照誦大佛頂
咒加之其日生萌芽過數日枝葉滋茂漸生
花果倍前時其橘樹今猶在焉常誦法華適
從南京赴上都到淀河暴風俄來波濤怒鼓
舟人曰船當漂覆照不恐時天童十人自河
中出手捧照舟不泛水波漸著岸上十童即
沒河兩岸見者嘆未曾有照日十童者十羅
刹女也又供不動尊尊屢現形語話照賑道
福東寺興福之長務皆所歷任也永觀元年

三月二十一日臨寂誦藥王品。至於此命終即往安樂世界乃至眼根見七百萬二千億那由佗恒河沙等諸佛如來句。三誦已。語門人曰我屍莫燒縱爲枯骨猶誦法華饒益一切語畢結定印端坐而滅門人隨遺命其墓果有誦經聲又聞振鈴云

釋性空平安城人大中大夫橘善根之子也母源氏諸兄皆產難孕空時母欲食毒藥壞胎而及詔始不覺出胎之時舉右手而不開家尋人跡不至鳥音不聞之深山乃往日州霧嶼結廬而居或隔數日而食或不食而歷旬或夢中受羨膳覺後肚裏能飽余味在口或從經卷內忽爾精白粳逆散或煖餅出其味非常比或夢人送餐覺必有餽是以雖苦行絕食身體肥滑光彩過人或寒夜弊衣皮

膚如冰忍寒誦經忽從菴上垂絲覆身居四
歲移住筑前州背振山一日誦法華兒童數
人年可十五六來左右同誦容兒奇麗音韻
清雅空在書寫一夕夢金剛薩埵授兩部密
教覺能記持適睿嶽雋上人來山空說夢事
雋公聞已流淚曰兩界印明不違一事但有
一印異予之軌然夢授甚詳恐軌之誤乎先
是空未聞密法人傳爲異增賀法師在多武
峯求上紙空送之賀歎曰空公者其淨六根

與神童二人一曰乙一曰若侍左右凡有使
令先意能辦乙童擊同役而斃空呵驅去童
雖悲泣悔訴遂不許初永延二年化人來告
曰播州有山曰書寫是鷲嶺之一峯也居此
者發菩提心得六根淨空至彼山結菴西洞
茅薦爲席紙楮爲衣山禽野獸無機自馴漸
創精藍號圓教寺空於山中每歲三九月轉
妙經爲州民之福偶因事二年闕典春三月
空如廁長尾靈禽居傍樹鳴曰春秋訛缺二

年會讀誦還勤。一乘經空書鳥吟告衆復會。
天祿上皇使華入山堅臥不起長保四年寬
和上皇入山幸廬敷延涼閣梨圖空像并記
行業下彩筆時山動地震上皇大驚扈從皆
畏空曰勿恐也兒貧道故有地動像成亦當
震盡畢山川大震上皇下地禮空寬弘四年
三月十三日誦法華而寂年八十空身無蠶
虱胸閒雕彌陀像能知他心所止之處縉白
成市施利如雲見形聞聲之輩皆作遭佛想
釋平忍者尊意之徒也性潔白不滌俗瓦器
爲鉢麻衣外無餘服專持法華無佗業年八十
餘一日白意曰今日往兜率內院故來告辭
言已起去意謂弟子信賢曰忍之言可怪
恐有病乎送藥石訊之使者復命曰忍已逝
意公嘆異臨終告門人曰太虛之中有妓樂

○
檀信送食使者或觸之能知而不食或善人
來謁預設牀坐不善人至先逃山壑異迹甚
多不遑備載

釋平忍者尊意之徒也性潔白不滌俗瓦器
爲鉢麻衣外無餘服專持法華無佗業年八十
餘一日白意曰今日往兜率內院故來告辭
言已起去意謂弟子信賢曰忍之言可怪
恐有病乎送藥石訊之使者復命曰忍已逝
意公嘆異臨終告門人曰太虛之中有妓樂

汝等聞否兜率天迎我也言已氣絕天慶元年也

釋蓮防睿山慈念之門人也性素潔清苦勤勵有密學持法華修法靈感人被勝利結夏於洹文山張大笠爲場拂平石爲床晝夜不臥數日不食或只菜蔬又去鹽味專誦法華修懺悔夢普賢乘白象對立毗沙門天善言慰諭沒時手把經卷而逝

○釋寂源左僕射雅信之子也俗名時信以門業早上羽林俄厭世相從池上皇慶學顯密之教長和二年入太原山創勝林院六時行道一日毗沙門天執蓋隨後其天降之室今猶存臨終之時紫雲垂布床上云

贊曰慶實照空者可謂神異無方矣然實之下車也照之然指也誰敢嬰其慈進之鋒哉深防之感天神忍師之昇內宮者機軸同矣釋勝筭姓滋野氏洛城人十四出家學台教一日宮中興橫川源信對論筭屢滯澁返睿

山白其師曰願捨顯入密師諾之修練精苦
早得靈應求延帝不豫膳職已廢時窮冬帝
求梅子天下競索而不得筭居修學院庭有
梅樹夜向樹持念翌旦告人曰汝看庭梅有
實乎使者到梅邊適大雪覆埋枝條皆沒歸
報事筭曰拂雪見之使者如教果一枝纍然
宛如初夏折枝獻宮君臣嘆嗟帝嘗一兩顆
病立差皇后上東門院狂疾召筭加持神人於寢
上梁間縛靈靈叫呼聲震宮中右乃愈公主

娟子長曆宗女下嫁源僕射俊旁有狂病微
服詣旁乞加護中夜呼曰救我救我有龍加
劍我頂童又以繩縛我侍女驚懼翌晨狂息
藤相國道長長子賴通病狂相國令如修學
院求法救中途氣絕猶昇入院相國尋駕來
哀憇甚切筭以自膝爲屍枕持誦須臾忽蘇
息相國大悅起禮三拜源信之妹安養尼狂
病頓殂信輦屍乞法救筭持念護身尼便蘇
信不任感喜三起拜筭笑曰昔年宮論之

恨今已消矣信又笑謝播州刺史佐公行微時從筭游一日語曰我得一牧足矣恨無由也筭曰待之不晚耳不幾得播依是佐氏建修學院報焉永延帝上爲官寺正曆三年補園城寺長吏寬弘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滅年

七十三病中賜號智觀

贊曰學者之稟業也慎所擇耳不然勞而功寡矣智觀可謂好擇矣若不擇豈屈信公之膝邪將又以憤激乎昧者遭加已者懷毒害

焉不即屈焉觀也因一躰擇而激後學之或也予遊修學院一眉指庭樹曰是靈梅也予附而見苔痕封裹從根至枝時冬仲無葉不辨何樹剔苔爪枝始知焉其地睿山西麓沝陰甚諸樹又封苔會微雪霏霏點綴枝枝因而憶埋條之事眷眷繞樹如對筭師人去而境留境亦人也况梅之靈乎

釋行圓姓源氏通議大夫國舉之子也初圓已冠爲進士名國輔隨父赴州有嬖妾留在

都下國輔繫戀夾央^{アカ}一日潛歸問女或曰近
聞其人病無者養不知已終不國輔尋求往
野其屍脹爛不可見也國輔不還家即入園
城寺剃落遊智靜心譽之二門以故精修學
修如意輪觀自在供大悲尊現身放光常與
山王明神清談明神曰我名山王公委之乎
表三千諦即一也山字豎三畫者空假中也橫
一畫是即一也王字橫三畫者三諦也豎一
畫又一也二字三畫而有一貫之象故我立
名一乘我名義也

爲號也一心三觀一念三千亦復如是是以
我護持台教鎮覆國家我身外無名名外無
身即身而名即名而身名外無法法外無名
即名而法即法而名身與名法無二無三
是名一乘我名義也

釋良忍尾州富田人也登睿山聞台教於良
賀稟密灌于永意承德之始隱棲大原山創
來迎院夷基趾作結界法鬼魅相語曰師之
法力雖驅逐我等法末之時我等當又歸止

時忍親聞焉待賢皇后宮人有問道於忍者
常常來院一日未通謁先憇殿陛自思言我
是婦人屢入精藍惡少之者恐貽疑謗不利
吾師我雖慕道切不亦來矣忍在殿內開寐
告曰婦之先思又無妨只願固志於此不亦
美乎宮人自茲思忍之不凡就而薙染法名
法性忍修八字文殊法庭上大石變爲師子
迴旋哮吼一日異人來謁言曰師盍唱融通
念佛乎忍曰何謂對曰迴我所唱融會衆人
衆人之唱又通于我是融通念佛也其功踰
獨稱不可勝計何以故衆生無邊故師願以
此事勸誘四海我又廣倡天神地祇耳忍曰
公誰乎對曰鞍馬寺毗沙門天也語已不見
忍自此常唱融通念佛又作疏博勸四衆天
仁二年來迎院成忍於此地唱顯密又闡聲
明梵唄天承二年二月一日亡年六十一忍
建一宇度大藏經律論名曰如來藏所持彌
陀經時時放光其徒收之置藏中

贊曰妙于萬物陰陽不測是出書之所謂神也吾教受佛教護我法然未聞演出大法真理之如山王天王之精微矣此方多言有應化之神恐其然乎又是二子精修之感發也或曰融通之說有據乎余曰般若隨喜一品龍勝菩薩剖析於智度中化人之言相似同矣釋寂禪姓菅野氏平安城人筑州刺史文信之子也仕官至工部員外郎而不樂冠簪荐乞蘿染父不聽長和四年年三十上台嶺禮至望愈其後日日沐浴二十日命門弟子曰明日浴湯辨于鷄鳴弟子從之便澡浴了跡趺繩床念佛而坐黎明異香盈室弟子窺之如寢而逝荼毗四遠薰郁舊庵及闍維地三日薰不滅

釋行空世稱一宿上人所居不經兩夜以故

五畿七道無不行遍隨身之資具三衣猶不全況其餘乎只去華一部而已晝讀六部夜亦爾行旅之間或迷路天童示之渴乏時天女與水若痛苦天藥自至缺供甘露現前年九十歿鎮西臨終天衣自纏身蓮華美雙足普賢文殊降現摩頂云生平所誦三十餘萬部

釋蓮長長延法師之畏友也天性精勤持妙經非沐浴不解帶晝夜不臥床無枕金峯熊

野志賀長谷凡日域之中所有名區無不跡各寓其地誦經千部長唇舌迅疾一月終千部臨終時手把不時蓮華一莖鮮白薰烈傍人問此花從何得答曰是則妙法蓮華也言已而寂手中蓮華忽然不見

釋以圓博士江以言之子也居楞嚴院學顯密得敏悟之譽少壯之年有小病病中一七日暗記法華天喜中數月臥病興福寺圓緣與圓厚時緣在法成寺夢圓披袈裟來前緣

問比來沉痼已愈乎圓曰今往安養舊好不忘來辭耳語已酉飛去置早緣遣使慰問門人曰此曉已寂緣不任悲感

釋教真居延曆寺業義學兼修念佛三昧臨終夜蓮華降其室繽紛散亂見者八人餘不能看荼毗之地異香不竭者七日

釋經源洛京人也居興福寺學相宗移住小田原練若修密法暮年染微疾一日語門弟子曰三日後我當往即索沐浴次日又浴至

三日披自製紙服蓋源預裁爲臨終衣也向彌陀像端坐念佛而逝經三日合掌手不傾容貌如生而口右角津液出弟子以布拭之其香薰烈沈檀不可比肩輿至荼毗所其體不傾已而闔維時兩方喧聲念佛其響如三十計人徒衆聞之見近地無一人其香液薰布今尚在舊房年八十四求久年中也

釋慶日平安城人居睿山勤講學涉顯密外之典晚出本山住攝州菟原郡誦法華修

密供方丈草庵之外無別館經論花器之外
無餘具持齋不缺亦不食油酒或雨夜出行
前有持炬人後有擎笠者遠人望之走近見
之無炬笠而日獨行遠避炬笠如先或搢紳
車馬之客到菴駢闐村人近見又無人馬遠
聞喧雜之聲如故溘然之時無病誦法華結
定印而逝忽有百千人音悲號嗁咽村民往
菴所而見雖聞哭聲不見其形時人皆曰炬
笠搢紳及哭泣之人皆是天神諸聖之冥感

也

○釋覺勝作州人也居越州坂南阿彌陀院修
密教兼明戒律嬰病七日六時修彌陀法未
嘗缺謂弟子曰我去後荼毗時聖僧羣集應
知我生極樂也語已入壇場修供久不出弟子
怪伺之端坐入滅闍維日果客僧七十餘
員不知來處群集會喪衆人嘆異勝之言不
徒矣

釋佛蓮居安祥寺後移越後之古志郡國上

山三時沐浴誦法華供使者倦三湯而逃去
一時二十童來曰我等二十人能任使令自稱一
名黑齒一名華齒強力勇健負薪汲水三時
湯未嘗缺又捨果設食供給尤勤以故蓮不
知世務離諸緣一心誦經終時安祥而逝二十
童過七七而去

釋維範京兆人涉顯密晚入高野山居南院
嘉保三年二月三日沐浴淨衣結定印唱彌
陀而寂年八十六遺命曰我死不須荼毗待

小祥啓棺見之門人如命殯小廟室至期諸
徒開棺支體儼然爪髮俱長初有信明亦居
高野常閉菴門專修禪觀範入寂日室中
聲曰南院範公取滅度明遣人問之果然

釋暹覺姓壬生氏豐之後州人性悍勇少爲
草賊承保二年幡然自改祝髮爲沙門承膺
三年結菴和州安部山痛悔前非勤修苦懺
以故午盂一濕纔接氣而已鹿布綴衲蔽體
便足學窺顯密儀精萬聚安部之峯爲精修

之區者覺之力居多保延六年春受微恙率衆僧唱佛号瞻仰彌陀目不暫捨端居氣絕後二十七日印手不亂面色無變遺言埋佛堂下肉身不壞至今見存年九十一臘六十六

釋琳賀紀州那賀郡人始止興福寺學法相精因明後上高野山從良禪闍梨稟密學禪者明筭之神足也賀修學之餘勤于營構伽藍塔婆多復輪奐久安六年八月十四日入

寂定預造室宇泊然宴坐全身不散建永之間元曆上皇幸山聞賀之定化枉駕廟室親見定軀卿大夫之預扈從者皆合掌感嗟時去賀殆六十歲或曰賀祈雨善女龍王現形云

釋戒深尾州賢林寺住侶也五十年餘不出寺門日夜讀法華又感求舍利一日庭上現舍利有音女雷色明白深試以鐵鎚擊鐵砧上砧鎚俱陷而不碎又投水不沈深歡喜供

養刻佛像安其中命終時向此像端坐結印
稱彌陀而寂數日後身不爛壞趺坐儼然州
人哀惜建廟闕之

釋圓久台山西塔院聖父之門人也九歲登
睿峯勤習學移居楞嚴院誦法華音聲和雅
聞者感激晚入愛太子山住南星峯修無緣
三昧行六時懺終焉日誦經而逝歟其屍幽
谷每至黃昏有誦經音平時之聲不少改四
十九日後不聞

○
釋行仙從靜道法師學密教旁修念佛三昧
不必念號專凝想觀居上野之山上性不莊
飾或請唱導會薪山中便腰鎗斧赴檀家人
貴其樸素凡覩物不取又不辭只隨處恣人
受用弘安元年秋受微恙端坐如入定而化
時慶雲挂菴前竹宛如曝紫衣又奇樂異香
充滿天外閣毗後得舍利其灰色紫而香仙
先年預書臨終月日潛置篋底其徒滅後勘
行李始得其書相顧益戀遺德

贊曰死不容僞矣我法切於此也然密偏
念之者日入三摩耶而已負願力而已雖狂
叫顛死而無害矣是怠慢戒緩之言也豈吾
佛之教哉今此十數師無慢緩之弊而不容
僞者其已昭著矣就中留肉身感_升異人者清
廟之琴朱絃疏越乎

○釋性信長和帝第四子母羽林大將軍濟時
之女也皇后夢梵僧來曰我託宿后胎而後
有身懷孕之間口絕葷膾寬弘二年八月一

日生時神光盈空處幼稚如巨入長和六年
帝昇遐哀毀超禮寬仁二年年十四師仁
和寺濟信出家乃往東大寺受具足戒治安
三年年十九入觀音院傳法灌頂壇弘法大
師九世之嫡孫也信性敏穎察乘支學至梵
字悉曇無不洞曉又耐勤苦或辟穀而度日
或不解帶經年延久四年皇太子患瘡瘍愈
後面有癩太子甚恥令信修藥師法太子夢
一沙門從仁和寺來以香水灑顏覺無面痕

承曆二年修大乘會于法勝寺上迴翠華其儀至今不絕初萬壽二年信爲灌頂阿闍梨軌支嚴肅濟信法師不耐喜躍自起執寶蓋隨後密灌之時師爲弟子擎蓋自此始承曆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決勝寺成撰名德爲落慶導師信中選又詔主寺務永保三年於別宮修孔雀經法勑信加特進僧階始於信應德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唱彌陀端居而化年八十一荼毗帶不交信神異多得法衣片段

○
預念珠顆數者止痼病醒狂瘧又以生食與狂病者皆得差

釋覺法承保帝之子也初法母爲宮人已有身後適富家相國及法之生奏之帝曰未知肖誰也少長岐嶷帝收爲王子乃賜仁和寺寬助稟密法習學有名帝一日宣助曰將小比丘來助即伴法入宮帝出密乘一秘尊像幘曰朕求小比丘慶讚耳助作色法自若乃果座演讚詞音流暢羣臣嘆伏帝曰始朕疑

法今信眞子也又歛助之提誨耳一時如金剛峯寺次紀州或新構旅舍延法入中請待甚厚法恠間之舍主垂淚曰遠聞德風近佇來儀我有小兒死已三日不堪悲哀忝望法救不知得不即袖出小兒嗚咽而慟法曰直饒小恙尚不能焉况逝經日乎舍主告懇法不得已持念者久其見忽吐氣而蘇朝野相傳嗟異仁平三年十二月六日化

贊曰富貴學道難金口之吐演也故東阿竟

陵之英不出塵城而已吾門鮮矣纔惄持龍湖耳然一者婦人也才之難如彼矣獨我國也如寂擅美於先信法揭德於後相次聞出多矣其不難者何哉嗚呼剝利之種又或有差乎

釋基燈周州大嶋郡人苦修練行持戒慈悲誦法華每日三十餘部眼耳通利見聞數十里世曰得六根淨死時年一百四十餘歲顏兒如三十許人云

釋叢好三昧和尚之門人也與橫川勝行結友游歷諸勝地到肥前之肥御崎此地日域西南之隅奇石異木邁俗所古老傳曰觀音地藏來應之區也好行暫駐錫一夕端正童女至語話其音清麗久而不見所去又清晨一沙門來亦不知從來自茲二十人絕鹽穀精修過七日已第八之朝小艇泛海面漸近管絃齊作好行怪之熟聞其絃歌皆偈讚也好感嗟聽受行聞絲竹不聞偈

○
釋仁鏡南京人父母祈伽藍神曰若得男子捨爲佛子即有胎九歲投東大寺習教法長精戒律午盂不重沾一時夏深山練行香火滅忽有持火人雖見手臂不見全體或深夜灌漱瓶無水欲掬溪谷瓶水自盈如是之事九旬數十晩年尋求勝地間愛太子山者地藏龍樹攜化之地不下唐之五臺峨嵋往居大鷲峯晝夜讀妙經六時修懺紙衣葛裘恬度寒燠一粥動經三四日或焚茶之外又無

饑苦修積功勝相現前師子白象來馴護法
神顯形侍奉年一百二十七歲

釋良筭東關人也性勇健雍潔後永絕穀鹽
只食淡菜誦法華無佗業常居深山絕壑不
往來聚落荷葉木皮爲上衣塚閒樹下充勝
場常言身是水沫命如朝露若愛護之甚爲
至愚况五陰假舍四倒惡鬼常居其中欺詐
我心能作衆罪我何爲邪鬼保祐乎是故不
惜身命苦修精練又上金峯山住蘚嶽數十

年持法華鬼神始現可畏形筭不怖後以果
蓏爲供猛獸毒蛇皆悉馴伏一時天女端嚴
妹好達筭三匝頭面作禮而去筭與人語口
尚誦經雖瞑目眠經音不絕臨終時面有喜
氣或問上人頃毀譽不動今何見乎答曰生
平孤露今受榮爵不亦說乎問者曰榮爵何
答曰捨塵勞垢穢之體昇金剛妙淨之階豈
非榮爵乎語已而逝

釋玄常姓平氏上都人也出家於睿山持法

華兼有慧解後移播州雪彥山紙褚木皮以充衣兩降日照不著笠雖遠遊不著鞋持齋不缺或時時絕食不解衣帶不設臥具遇人必拜見鳥獸屈膝或日哭一栗子經一百日或以袖百顆爲一冬糧能知佗心吉凶禍福豫言皆中臨終先別諸友曰今日以後淨刹相見乃歸山中誦法華而終

釋清海身長七尺餘少好武材力過人後棄弓矢居興福寺一時徒有戰爭海已擐甲又

自思言我昔從事於此中捐之入佛家今我又復先業豈我素乎便入超勝寺精勤苦練一日香煙之中彌陀像現其長五六寸海不耐感喜便取像奉安今尚在焉

釋重怡伯州人也住台嶺學顯密後移鞍馬寺寺後有宇安丈六彌陀像怡占居於此行年五十不出山門修兩界供者六年矣又自大治二年三月至保延六年八月十四年以小豆爲筭唱彌陀號二百八十七斛六斗又

以一筭貯蓮子木穗子置佛前勸來詣人稱
佛號傍設几案筆硯自記其數凡三千五百
五十七斛九月有小恙預知命期沐浴新衣
與弟子等問答演法左手持五鉢杵右手持
念珠向西命終年六十六

贊曰苦修者除障之媒也吾門尤加意焉故
先佛寧山六歲單麻隻麥頂巢膝蘆貽規於
我也六子者殆庶乎如怡之穂豆也世之持
念者雖優波尼殺曇分不及其一邪

元亨釋書卷第十一

31226

